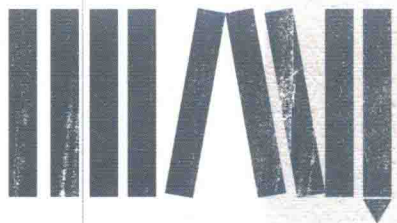


Cao Wenxuan
Yanjiu Ziliao

吴义勤

主编

曹文轩



研究资料

崔庆蕾 选编

中国新时期作家研究资料汇编

油麻地的歌——《草房子》《红瓦》浅释 / 坚守记忆并承担责任——读曹文轩小说 / 阅读曹文轩 / 心灵的诗性超越——《草房子》的艺术启示 / 新古典主义之勃兴——兼论曹文轩的小说创作 / 童话与小说的融合和渗透——读曹文轩的少年小说《根鸟》 / 成长，永恒的母题——曹文轩少年小说论 / 诗情的凝聚 思想的升华——曹文轩小说象征艺术初探 / 优雅的细米 / 寻找飞翔的力量——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及其创作 / 随梦流浪的“根鸟”——论曹文轩对当代文化的思考 / 感伤的优美——曹文轩新古典主义风格论

Cao Wenxuan
Yanjiu Ziliao

吴义勤

主编

曹文轩

研究资料

崔庆蕾 选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文轩研究资料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00-2900-2

I. ①曹… II. ①吴… III. ①曹文轩 - 文学研究 - 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39555号

曹文轩研究资料

吴义勤 主编 崔庆蕾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丽丽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3.7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900-2
定 价	48.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39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 油麻地的歌

——《草房子》《红瓦》浅释 / 赵祖谟

9 | 坚守记忆并承担责任

——读曹文轩小说 / 徐 妍

19 | 阅读曹文轩 / 北 乔

28 | 心灵的诗性超越

——《草房子》的艺术启示 / 柏文猛

36 | 新古典主义之勃兴

——兼论曹文轩的小说创作 / 尹 凡

44 | 童话与小说的融合和渗透

——读曹文轩的少年小说《根鸟》 / 杨 宁

49 | 成长，永恒的母题

——曹文轩少年小说论 / 黄金娟

56 | 田园里的古典守望

——解读《红瓦》《草房子》《根鸟》 / 李学武

65 | 诗情的凝聚 思想的升华

——曹文轩小说象征艺术初探 / 杨 锋

71 | 优雅的细米 / 贺绍俊

74 | 寻找飞翔的力量

——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及其创作 / 陈恩黎

85 | 随梦流浪的“根鸟”

——论曹文轩对当代文化的思考 / 寇欣伟

91 | 对话：人的童年本质

——曹文轩《青铜葵花》对童年本质的思考 / 马 力

98 | 感伤的优美

——曹文轩新古典主义风格论 / 冯学民

105 | 灵魂洗礼的庄严仪式

——论曹文轩长篇小说《天瓢》对人性美的救赎 / 卢文丽

114 | 意象之美与人性之痛

——关于曹文轩长篇小说《天瓢》的对话 / 朱向前等

125 | 唯美唯情的奇幻

——读曹文轩的《黄琉璃》 / 陈晓明

130 | 曹文轩小说女性形象解读 / 付红妹 张虹

137 | 中国古典美感和西方美感的融合

——评曹文轩的长篇小说《天瓢》和《青铜葵花》 / 张清芳

145 | 曹文轩少年成长小说研究 / 韩永胜

- 151 | 曹文轩：写作《草房子》的前前后后 / 陈 香
- 158 | 拷问生命 追求永恒
——对曹文轩《草房子》中死亡描写的解读 / 杨建生
- 164 | 殷熙耕与曹文轩成长小说比较研究
——以叙述策略为中心 / [韩] 朴正元
- 181 | 在大众传媒时代坚守文学
——评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世界 / 马 力
- 189 | 从“曹文轩现象”看新时期文学经典化 / 宋 嵩
- 200 | 曹文轩对中国成长小说的探索及其意义 / 苏文清 刘晶
- 209 | 高贵与凄美
——论《草房子》的美学风格 / 李肖璇
- 218 | 乐声悠扬：曹文轩小说中乐器意象的解读 / 宋艳慧
- 223 | “水”之子与他的古典“水域文学”
——论曹文轩的文学世界 / 徐 妍
- 238 | 论曹文轩的文学观 / 倪厚玉 周宁
- 249 | 人性的升华
——论曹文轩文学作品中的生命意义建构 / 武文杰
- 260 | “儿童”作为一种方法
——论曹文轩儿童小说的特质 / 朱自强
- 267 | 散论曹文轩 / 王泉根
- 274 | 曹文轩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化进程 / 赵 霞

285 | 儿童视角与审美想象

——曹文轩短篇儿童小说评论 / 钱淑英

292 | “曹文轩模式”与中西儿童文学的两种形态 / 王泉根

303 | 论曹文轩的文学选择

——以《草房子》《青铜葵花》《蜻蜓眼》为例 / 李东华

313 | 建构童真视域下的纯美世界

——论曹文轩的小说创作 / 刘婧婧

323 | 论曹文轩小说的叙事伦理与审美追求 / 崔庆蕾

332 | 在“直面”与“背对”之间

——论曹文轩《蜻蜓眼》中对苦难的降格处理 / 孙海燕

339 | “写得不一样”的曹文轩

——浅议曹文轩与国际安徒生奖 / 王利娟

346 | 成长·禁忌·故事

——论曹文轩小说中的童年叙事 / 雷 雯

353 | 附录：曹文轩研究资料索引

油麻地的歌

——《草房子》《红瓦》浅释

赵祖谟

1

曹文轩
研究资料

文轩在《进入现代形态》一文中对流亡文学说过这样两段话：“正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对比，使这批作家对原先的生活状态以及它的本质，有了清晰而透彻的认识。空间距离的拉大，非但没有使原先的生活在他们的视野或记忆中远去或消失，反而使那些生活向他们节节逼近，并且变得异常明朗，昭然若揭。空间的转换，使他们获得了新的审察视角和艺术视角。不同系统的文化和思想，强化和丰富了他们的艺术感受能力和思维质量。”“孤独使他们的目光和头脑皆变得冷静。它帮助他们去除了影响思维深度的浮躁和影响他们观察质量的迷乱。它使他们有可能在清静中进行冷峻的自我询问和反省。他们会发现，从前许多理解是浅显的，许多判断是愚蠢可笑的。当把种种与它们缠绕的关系解除，把种种功利性的目的忘却，而在寂寞中较为纯粹地进行思考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又一个思想和艺术的深度。”这话也适用于他的两部长篇力作《草房子》和《红瓦》。

文轩出身于江苏盐城农村，在那里读书、务农达20年之久。那里至今生活着他的亲人和众多的伙伴，那里留下了他童年、少年和青年的足迹。他和故乡有着无法割断的情感上的联系。1974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从此和这所高等学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不懈耕耘。随着文学活动的展开，他到过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以客座教授身份，到日本讲学，到访香港和台湾。这样，当他调动自己的乡村记忆编织《草房子》和《红瓦》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已和那段记忆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现代都市生活和现代文化的熏染，使他获得了审视乡村生活的参照。于是这两部小说不再驻足于那些人物和事件表层的善恶是非，清除了当初卷入那种生活时的浮躁和迷乱，从而形成了必要的超越和非功利性的美学观赏，字里行间洋溢着超脱和旷达，洋溢着对故乡的温情和悲悯。

像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写马贡多，莫言写高密东北乡，文轩也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油麻地。但《草房子》《红瓦》的叙事，没有采用福克纳式的意识流手法，没有采用马尔克斯式的魔幻手法，没有采用莫言式的充满浪漫激情的渲染，而是用白描，用写实的手法铺叙出一个饶有兴味的小说世界。

油麻地的生活是贫困和单调的。不少人常常挨饿，一碗红烧肉、一盘猪头肉能让人两眼发亮，吃相不雅。一条皮带、一辆旧自行车在小学中成了人人羡慕的稀罕物。小学的文艺会演、中学文艺宣传队和镇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能吸引众多的观众，更不要说一个外地不起眼的马戏团的表演了，那是倾镇出动，场面壮观而又嘈杂混乱的。这贫困而单调的生活使人们千方百计寻求刺激。陆鹤的秃头成了孩子们注意的中心，桑桑在炎炎烈日下穿着大棉袄的表演、他和朱小鼓打架打成了两个“泥猴”，不但吸引了孩子，就连小学老师也禁不住观赏。人们的目光是狭隘的。中小學生为了出风头、为了谁能当班长而用尽心计。汪奇涵与王儒安、汤文甫与杜长明为了争夺芝麻大的官展开你死我活的较量。两性关系是人们感到神秘而兴味盎然的话题。小学生对纸月和桑桑搞恶作剧，中学生则制造林冰和陶卉、林冰和艾雯的风言风语。而一些成年人干脆付诸行动，进行公开的性游戏……。油麻地的生活是世俗的、庸常的。这样的题材在启蒙作家手中，会采取俯视的角度，居高临下进行批判；在新写实作家手中，会采取平视的角度，充分地认同；在歌颂工农兵的作家手中，会采取仰视

角度，对这些世俗的、庸常的成分“视而不见”，大力发掘人物身上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而文轩采取的是另一种路数，一种学者式的观照，一种纯然审美的把握。小说努力从这种凡俗状态中展示复杂的人生。

人生是一个千古之谜，是世世代代文学探求的永恒的主题。它就像温幼菊那无字的歌，你无法用明晰的语言去概括，去表述，却又实实在在，沉沉甸甸地融在人们的变幻莫测的命运之中。这两部小说都没有空泛的说教，没有抽象理念的预设，人生是用一个个琐细而庸常的故事传递给我们的。于是，我们读到了陆鹤因秃头而引发的妙趣横生的风波，桑桑、细马、杜小康与厄运的搏斗，纸月凄迷的身世，傅绍全的屈辱与成长，乔桢与赵一亮的苦涩，林冰的情感波折，秦大奶奶和油麻地小学的矛盾与融合，蒋一轮与白雀的爱情悲剧，施乔纨难以言说的苦恼，温幼菊的生命体验，夏莲香和杨文富从相爱到反目成仇，王儒安视油麻地中学为生命的坚守，汪奇涵的经过挫折走向淡泊与旷达，霍长仁的威严，秦启昌的风流与善良，刘汉林、谢百三、姚三船、马小清的不同道路，汤文甫与林长明的政治较量，丁黄氏和丁杨氏对“大床”的恋情，许一龙的狭隘与宽容，谷韦、甄秀庭、白麻子、杨文富的猥琐……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人生百味图。

童年的桑桑、从少年到青年的林冰就生长在这乡土文化氛围中，成为人生的不自觉的探索者。他们对油麻地千姿百态的生活或旁观，或参与，用他们幼稚的心灵去体味，去感受，去咀嚼人生的滋味。没有经历挫折与苦难的人难于体察其中的奥秘。他们朦胧的感受正道出了人生的各种三昧。这两部小说的美学价值突出地体现在这个方面。它是童年的歌、少年的诗、青年的音乐、成年的话剧。

二

白描的写实的手法和对美的追求构成了这两部小说的审美基调。从总体倾向上说，这两部小说是古典的、现实主义的。

如果说自启蒙运动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从总体上呈现出一幅由人类理性之光照亮的明晰的世界图景，这幅图景处处显示出规律性、必然性、目的论的话，那么，从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文学中这种理想主义之光正逐渐暗淡，代之以破碎和混乱，不可理解和荒诞。毫无疑问，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反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理性至上时有其巨大的功绩。但这一巨大的功绩又是以抛弃理性主义某些有价值的成分为代价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激进派在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了。难道人类总要走这种非此即彼、二元截然对立的道路？人类为什么不能亦此亦彼、此彼相容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同文轩“永远的古典”的主张。

当然，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潮、文学思潮、语言学思潮和话语理论的冲击之后，现实主义小说不能也无法故步自封，回到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那里去是荒唐的。现实主义小说必须吸收近一个半世纪的思想文化成果，以发展丰富自身。《草房子》和《红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这尝试是多方面的。这里我想就小说对时代背景和人物与命运关系的处理两方面谈一点看法。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多是对具体的社会的“发言”，有时还要提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它注重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的勾画，注重人物身上时代社会色彩的描绘，使人物与特定的时代社会构成对应关系。《草房子》和《红瓦》显然和这一传统有了偏离。《草房子》的时代社会背景是模糊的，你很难确定故事讲述的年代，也很难确定产生的具体社会特点。《红瓦》中的故事虽然大多发生在“文革”，有论者据此认为该小说对“文革”的描写有不够成功的一面，殊不知《红瓦》并不想对“文革”本身说三道四，这里对“文革”作了“虚化”处理，提供的是一个通常的社会规范解体的文化语境下，人性中某些潜在的东西得以泛滥的情况。“世界如同一头巨大的怪兽，一扭头走到了另一条路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安分了……一个个都想合伙弄出一些事情来。”中学生们从事“捣毁”工作，“只花了一个星期，这个世界就被我们搞得十分地简洁”。成年人或争权夺利，或利用除“四旧”窥探别人的隐私。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浮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小说通过少年与成年林冰的双重视角讲述这一切，充满了反讽色彩。这反讽不仅仅指向“文革”，更主要的是指向人性的丑恶

的一面。这样,《草房子》为我们讲述的是社会规范稳定年代的故事,《红瓦》讲述的则是社会规范解体年代的故事。这两部小说如同两个试验场,作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考察人性、人情和人生的方方面面。

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描写人的命运时,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是世界的主宰,命运掌握在人的手里。这体现了理性至上的原则。当然,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不是先验的预设。但命运也不是任人揉搓的面团。命运是人与环境(自然的、社会的)冲撞、摩擦而画出的曲线。人总希望一帆风顺,希望笔直地走向幸福的目的地。然而环境总是和你开玩笑,你曲里拐弯,艰难跋涉,到头来却发现与目的地相去甚远。两部小说写到的人的命运不再是由理性规定的清晰的因果链条,它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任何一个意外都可能改变人生的轨迹,命运给人的搏斗留下的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唯因这个空间的狭小,才显示出人的搏斗价值。

细马和杜小康的故事是感人的。当大水毁坏了邱二爷的家财后,已被送走的细马却又转了回来。他用他的行为证明他不是冲着邱二爷厚实的家底而来的。邱二爷不幸撒手去世,倔强而有主意的细马不但悉心照料原来嫌弃他的邱二妈,而且发誓要给二妈造一幢大房子。他以其向厄运抗争的意志和远远超出同龄孩子们的精打细算,让大人都为之动容。油麻地站起了一个少年老成的男子汉。杜小康这个油麻地小学中最有钱也最自负的孩子,小小的年纪便遭受家庭经济破产的沉重打击。在同父亲到芦荡放鸭的几个月中,他经历了一个孩子少有的磨砺。“天空、芦荡、大水、狂风、暴雨、鸭子、孤独、忧伤、生病、寒冷、饥饿……这一切,既困扰、折磨着杜小康,但也教养、启示着杜小康。”一帆风顺的生活是单调的,逆境、厄运让人看到了生活的严峻、残酷、丰富、复杂。几个月的芦荡生活和小船、鸭子的全部丧失化作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使杜小康迅速长大了。他毫无卑微神色地在昔日同学面前摆小摊,开始了脚踏实地的新的人生。曾经有过屈辱生活的桑乔校长最能理解他,“日后,油麻地最有出息的孩子,也许就是杜小康了”。

作者在热情地赞美人与厄运抗争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人在命运捉弄下的无奈。傅绍全的故事是耐人寻味的。父亲死后,母亲与霍长仁私通,让他蒙

受巨大的耻辱。他软弱，不敢公开向霍长仁抗争，甚至连暗算也不敢。他的办法是逃避，是自虐，是放弃手艺玩鸽子以麻醉自己。母亲死后，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傅绍全却因妻子与人私通又一次陷入羞耻之中。他对秦启昌既愤怒，又自惭形秽，只好用赌博再次麻醉自己。是梅子的讥讽让他找到向妻子报复的途径，他与姚茫进行性游戏。但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到，怀了孕的姚茫拒绝打胎。姚茫的清纯与痴傻“使他对自己玩耍的这场游戏突然有了一种忏悔”，他决心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在郝家兄弟吊打他、打得两条小腿骨折时，他都没有屈服。傅绍全经历这番劫难后成了一条汉子。或许正是这种男子汉精神打动了梅子，她不再胡来了。她死心塌地和傅绍全过日子，视傅绍全与姚茫的私生子如己出。傅绍全的故事是很有几分苦涩的。

当然更多苦涩的是乔桢和赵一亮的故事。他们的人生起点十分不同。一个是外祖父对母亲兽性发作的私生子，自幼生活在屈辱中，一个是油麻地富有人家的公子，被娇宠惯了。他们都不甘于受人指挥，默默无闻，而是要出人头地。为此用尽心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乔桢来说，这是对屈辱生活的病态反抗；对赵一亮来说，这是为了满足老子天下第一的骄傲心理。命运却让二人的愿望无法实现，他们先后锒铛入狱，令人扼腕，令人深思，令人同情。

从上面这些粗浅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部小说在保持现实主义关注现实人生的同时，也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思想成果。对人性对人与命运的关系作某种程度的形而上的考察。它是古典情怀和现代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三

在人和命运的搏斗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和关爱是至关重要的。陆鹤与班集体之间，秦大奶奶和油麻地小学之间，细马和邱二妈之间，桑桑和杜小康之间，许一龙和赵一亮之间，林冰和乔桢、和杜长明、和秦启昌之间，梅子和傅绍全之间，油麻地百姓与丁黄氏、丁杨氏之间，都有一个从对立、对抗、误解到和解、沟通的过程。两部小说正是从这里入手写出油麻地人的人性

美、人情美。

秦大奶奶为保住她那幢小草房，为保住她与丈夫用血汗换来的那片土地，和油麻地小学、村子、地方政府展开了力量悬殊的对抗。她驱使鸡鸭大闹小学的恶作剧让人啼笑皆非。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对土地的热恋、农民的执着和狭隘。剧烈的对抗使人的美好情愫无法表现出来。以秦大奶奶舍身救乔乔为契机，双方沟通了。人们从秦大奶奶那里发现了善良，秦大奶奶从人们的照顾和问候中看到了关怀和尊敬。他们融合了。秦大奶奶成了油麻地小学的一员，成了油麻地小学秩序和财产的自觉维护者。以沟通了的目光看，秦大奶奶和她的艾地不再是油麻地小学美丽格局中的败笔，而成了一道独特的温馨的风景。于是出现了动人的一幕：秦大奶奶主动搬出油麻地小学，而小学在艾地为她盖了新房，把她搬了回来。秦大奶奶为捞一个掉到水中的油麻地小学的南瓜不幸去世，人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长长的送葬队伍成了对这位老人最诚挚的一曲挽歌。

杜小康与桑桑从对抗到融和也写得相当动人。杜小康的富有、自负、敢作敢为敢承担责任让桑桑感到压抑。桑桑明里暗里和杜小康进行了多次较量。但在杜小康的家庭由兴旺走向破产后，桑桑真正理解了他。当两个孩子握着手摇个不停时，当桑桑带头买杜小康出售的东西时，一个成年人也会对他们之间的友情肃然起敬的。

文轩显然深谙欲扬先抑的艺术法则。他总是把对立，把对立中不那么健康、不那么光彩的心理和行为铺叙得浓浓的，然后陡然一转，写融合，写融合中体现出的人性、人情的光辉。丁昭广和他的一妻一妾与那张大床的关系在油麻地一些人的心中充满了神秘而又污秽、淫荡的色彩。借助“文革”这一机会，他们对丁黄氏、丁杨氏极尽嘲弄、猥亵之能事，以满足其窥探他人隐私的欲望。但是，丁黄氏、丁杨氏在被折磨时的相互关怀与扶助，她们宁肯遭受种种非难和调笑也要保持大床的行为，尤其是她们三百里奔波寻找大床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在她们去东海边寻找大床的日子里，总有人为她们照应鸡和菜园子。丁昭广与他的妻妾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生活，不仅仅是性，还有情——那种同苦共乐的心心相印之情。丁昭广死后，他的妻妾始终保守着那样一份情意，那样一份极富浪漫的情趣。大床成为这种生活、情意的象征。和时

下某些流行的小说不同,《红瓦》没有肆意渲染床第之欢(虽然那两块白布是床第之欢的见证),而着意那种情真意切、互敬互爱的感情。当阶级内涵淡化之后,呈现出一片美丽的人情。

从上面这些介绍可以看出,这两部小说是提倡“费厄泼赖”精神的,用成年林冰的话说:“我最不愿做的一件事便是使人尴尬。我绝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因为我的一句话或一个行动而陷入尴尬处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那些乐于使人尴尬的人,我的心中会暗暗地生长出仇恨。”因此,《红瓦》对施乔笸的丈夫利用手中的权力制裁白麻子为报复让施乔笸当众出差,对许一龙和赵一亮的明争暗斗,对汤文甫和杜长明的权力较量都给予微词。其中王儒安和汪奇涵的矛盾写得最有深意。王儒安这个只念过三年私塾的孤儿从小学教师一步步成长为远近闻名的油麻地中学校长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作为一个农村教育家,他办学的狂热、执着乃至吝啬都令人肃然起敬。油麻地中学是他的“庄园”,是他理想的寄托和生命的象征。他被汪奇涵用狡猾的手段打下去充当一名勤杂工后,依然视油麻地中学为自己的“庄园”,不仅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还时时告诫学生要好好念书。他对学校和学生的爱是深沉的。他的仇恨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汪奇涵。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他,在人心方面却占尽了优势。然而,当沉冤洗尽,重返校长的位置后,他对汪奇涵的报复不免过分了。他让汪奇涵背上了贪污的恶名,而且不许汪奇涵调走,还逼迫汪奇涵拆房搬家。人心终于向汪奇涵倾斜。小说作这样的描写一方面体现了文轩对人的复杂性的把握,另一方面也在倡导人和人之间更为健全的关系。

这两部小说表现的美是平和的美、冲淡的美。它不仅体现在人情,人性方面,也体现在人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油麻地的山水平畴、花草树木,房屋建筑、家什器物、饮食习俗,与人物的性情处于和谐的关系中,是优美的,富于灵性的。文轩善于用雅致如水墨画式的语言去描绘人事物。因而读这两部小说,既无大喜,亦无大悲,而是如夏天傍晚冲凉后那样感到通体的清爽的舒适,如冬季饮上一杯上等绿茶那样产生一种宁静的快感。

坚守记忆并承担责任

——读曹文轩小说

徐 妍

如果在这个众声喧嚣的世纪末还能驻足倾听夜半的寂静，便会听到一种声音温和而执着地对你说：记忆固然是心灵深处的“幻象的赞歌”，但，在人们进入明智的年纪后，世纪进入炫奇和刺激的时代后，记忆——对正在从现代人大脑中消失的记忆的坚守，也许会让人们追忆起各色的昔日，在回忆并同时想象的时光中恢复生命的本来含义。所以，回忆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逃离，而是现代人承受生命之重的一种勇气。这正是曹文轩小说的主题：在那一处处或一件件过去的风景与醉梦里，实现古典诗情与现代生命的真实结合。这亦是曹文轩小说的孤寂：在世纪末小说或者因追求形而上的哲学迷宫而耽迷于叙述游戏，或者因认同于形而下的庸常人生而放弃美感之际，曹文轩小说却在关怀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同时归还了小说本应具备的“温馨与温暖”（曹文轩语）。这终于构成了曹文轩小说独有的存在意义：行走于现代与古典之间，以文本的形式，重建小说在新世纪的美与真的再度联姻。

一、诞生于古典诗意的深处

走近曹文轩的小说世界，首先发现：曹文轩的小说尤其长篇小说《草房子》《红瓦》《根鸟》，与当下诸多小说相比很有些不同。这样说，并不是由于曹文轩的小说不似其他小说那般加盟于某一旗帜之下，而是由于它们选择了“不合时宜”的精神支撑点：在当下小说纷纷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写作经典之际，曹文轩小说却相反地信奉并实践着“永远的古典”（曹文轩语）。更明确地说，正因为世纪末中国小说界，相当一部分作者由于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虔信或错解而将小说艺术视为语言之迷宫、庸常之粉末、垃圾之碎片，曹文轩的小说才决计徒步踏勘着渐已荒芜但仍生长着梦与梦想、记忆与回忆、月与月光的古典家园。但是，曹文轩小说并没有由于回返而拒斥无法拒斥的现代主义，事实上，它们并不讳言西方现代主义亦给予它们无限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正是西方现代主义唤醒了沉睡于这些文本记忆中的古典的诗意，进而让一个崭新的古典主义复活于现代文本之中。因为，这一始料不及的结果来自一个悖论：“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时，它反而会更加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

我也许再难忘记曹文轩先生在北大讲坛上动情地追问：废名笔下的细竹姑娘去了哪里？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又哪里去了？就在那瞬间，一弯在秋林中延伸的清新的路径重现于天地面前，这路径来自久远，流经百年中国文学空间，几经曲折，几近沉寂于炮火声中，斗争丛间；在世纪末，又遭遇商业大潮的席卷。然而，它如同生命中永不停息的潜流，悄然地在世界晦暗处自行显现。只要今日的人们还爱着冰的晶莹、水的纯净、风的飘逸……这路径就会绵延直到永远，并在它幽远的深处诞生新的成员。进一步说，曹文轩小说的独特性并不突兀，它们诞生于一切古典主义的养分之中：托尔斯泰、契诃夫式的悲悯情怀，屠格涅夫式的格调与情趣，蒲宁式的散文化笔法。尤其，废名作品恬淡的意境、沈从文抒情诗的风格，以及汪曾祺的超文体写作如轻曼、美妙的绿笛浸润着每一行字迹。这些曾经给人类以感动的古典形态的小说皆是孕育曹文轩小